

一片丹心映铁窗

■孙现富

意境深远，颇受诗友们喜欢。

刘振美转到渣滓洞不久，写下一首《无题》：“凤尾从来道艳姿，巴山夜雨梦回迟。史家高秉董狐笔，诸子低吟鲁迅诗。初移新蓬六月雪，厄杨仍发一年枝。余生入狱何足畏，且看中天日影移。”此诗在狱中被传阅后，引发难友共鸣。革命志士古承铎也拿出自己创作的诗歌：假如山崩地裂/假如天要垮下/假如一动就会死/假如有血才有花……只要能打开牢笼/让自由吹满天下/我将勇敢上前，毫不惧怕！短短几行诗，让革命者们心潮澎湃，士气高昂。那一刻，他们萌发一个念头：在敌人的监禁和迫害之中，更应该拿起笔。大家决定成立诗社，以此团结革命难友，鼓舞革命斗志，凝聚斗争力量。

诗社成立会上，刘振美说：“我们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以诗歌为武器，为革命服务。我们的诗歌，既要无情揭露敌人，又要写出我们的理想、未来和狱中生活。我们的笔是竹签做的，我们要用诗句把它变成投枪、匕首！”

“革命者决不能沉默，每一个战友都应该拿起笔来战斗。”杨虞裳接言道。他斗争经验丰富，提醒大家传递诗歌时注意保密。短诗以口传为主，需要抄到纸上传阅的，一定不写姓名，防止敌人搜查。随后，他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一首鲁迅的诗表示祝贺。诗社成立会变成了“晒诗”会，大家竞相登台交流心得，吟诵诗作。

“在战斗年代/我宣誓/不怕风暴/不怕骤雨的袭击/一阵火，一阵雷/一阵狂风，一阵呼号/炙热着我的羽翼/脑际涨满了温暖与激情……”古承铎的《宣誓》，展示了革命者不惧风雨、敢于斗争的豪迈斗志。

“乌云遮不住太阳/冰雪锁不住春天/铁牢——/关住了战士的身子/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……”何雪松的《迎接胜利》，抒发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激情。

何敬平用一首《把牢底坐穿》，表达了自己不怕牺牲的坚定决心：“今天，我们坐牢了/坐牢又有什么稀罕/为了免

除下一代的苦难/我们愿/愿把这牢底坐穿……”

那一天，渣滓洞院子里，联欢会气氛热烈，难友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，向敌人宣告革命即将成功；牢房内，诗友们群情激昂，抒发各自的人生情怀。直至监狱收风，联欢会结束，大家才各自离去。

二

时隔75年，当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1号男牢，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。这里空间狭小，阴暗潮湿，当时处处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中。是啊，铁窗黑牢可以锁住革命者的身躯，却锁不住他们与敌斗争的坚强决心。他们身处囹圄，却经常赋诗作文以抒胸怀。沉思中，我仿佛听到了信仰的声音。

“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，任你把皮鞭打得高高，我不需要什么‘清白’，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！”这决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，只有真正理解生命和信仰的人，才能发出如此撼人心魄的誓言。

诗以言志，词以传情。铁窗黑牢里的创作是何等艰难。用的纸，是难友们节约下来的如厕手纸；没有笔，就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扳下一块块蔑片，用嘴咬破后再磨尖做成“笔”；制墨水更费劲，他们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，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，等燃烧完变成一团黑灰再兑水。就是用这样的“笔”和“墨”，蔡梦慰奋笔写下长诗《黑牢诗篇》，临刑前扔进草丛中。重庆解放后，人们在收验殉难者遗体时发现了这首“巨作”：像笼里的鹰/梳理着他的羽翼/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/长期的幽禁呵/也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痺/在铁窗里面，无时不在磨砺着斗争的武器/用黄泥搓成的粉笔/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……五十几岁的老大哥/天天在学读书，写字/还在梦里尿尿的孩子/也会用稚气的口吻/讲说革命的大道理/描述新社会的美丽。字字珠玑，句句铿锵，至今读来依然催人振奋。

1949年初，三大战役节节胜利的消

息传到渣滓洞，易仲康非常激动，即赋诗一首：“权把牢房当成家，长袍却去穿囚鞋。铁窗共话兴亡事，捷报频传放心花。”此诗被难友们暗地里传开后，引起共鸣。在后来的放风中，有的难友用烟盒纸、草纸写成和诗，传递给他。“英雄为国就忘家，风雨铁窗恨磕牙。英雄成功终有日，满天晴雪映梅花。”“誓歼国贼野心家，生命何须问子牙。乐观主义心无畏，坐对铁窗吐笔华。”“对敌斗争靠大家，酷刑难熬熬咬牙。蒋贼兵败末日近，坐穿牢底戴红花。”其中的许多人，只要写份“自白书”，或者“承诺”出狱后不再参加革命，也许就能活下来，就能与亲人团聚。但是，他们不愿丧失气节、背叛信仰，宁愿用生命迎接黎明。

诗社成员蓝蒂裕，1949年10月28日牺牲在大坪刑场，时年33岁。临刑前，他写下遗诗《示儿》，嘱咐儿子要“用春秋笔法为春天的精神，把祖国的荒漠耕种为美丽的园林”。他们不是诗人，写下的诗篇却慷慨激昂、振奋激昂，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光芒。

三

“铁窗诗社”先后创作诗歌50余首，大部分诗稿在“11·27”大屠杀中被焚毁，只有20余首得以流传，成为激励后人前赴后继、勇往直前的营养剂。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《纤笔抒丹心——红岩英烈诗文选编》中，我学习了革命志士留下的诗篇。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有对纯洁情感的眷恋，也有对骨肉亲情的牵挂。每一首诗都吟诵着不屈的灵魂，每一个字符都跃动着不灭的精神之火。

“铁窗诗社”成立大会，是第一次诗会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就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满怀期待迎接重庆解放时，国民党特务残酷地举起了屠刀……诗社成员中，除屈楚被营救出狱、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外，其余都在黎明不屈的倒在敌人的血腥枪口下。他们用忠诚和生命，为这些诗篇写下永久的注解。

仅引发我对文字的兴趣，也使我产生想离开故乡到外边看世界的强烈愿望。

后来，上大学、参军入伍，我走出了故乡，生活的轨迹不断延伸。激情夹杂着虚荣，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挥发；成熟裹挟着责任，伴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积淀。每每入梦，常常回到故乡。故乡铸就了我的魂魄，教会我如何做人、怎样做事。

故乡，让我不敢放弃努力。脑海中的故乡，是母亲皱纹里刻满的慈祥，是父亲背上承载的艰辛，这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，尽心尽力干好每一件事。

生活的教科书不像课堂上老师讲课一样温文尔雅，它教人成长的方式是残酷和严厉的。我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顿时觉得天是那样蓝、饭是那样香、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纯美和善，走起路来脚下生风。

新书速览



刘笑伟和樊卓婧的新作《星火接力》写的是送烈士“回家”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并不新鲜，因此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没抱什么期待。阅读之后，我发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这本书写得非常感人，值得向广大青年朋友推荐。

这本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。书中的主要人物——一群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，让人感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，赓续了革命传统和民族血脉，一直在缅怀、纪念和学习先烈。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，是宝贵的精神资源。如何用好这些鲜活的、生动的资源去感染、熏陶和影响年轻一代，这本书给出了有力的回答。《星火接力》书写了一批年轻人接力传承英烈的星火，传递民族精神的火炬。他们为烈士寻找健在的亲人，也为先烈的亲属们寻找英雄。这是一种双向的寻找，目的是送烈士回家、让精神还乡。书里写道，经过十几年寻找，以孙嘉祥为代表的志愿服务团队，已经把1500多位英烈送回“家”，这是对英烈最好的守护，也是对英雄精神最好的守护。民族精神的火光，照亮一代代中国人的成长。让一大批青年志愿者的故事被了解、被看见，是报告文学应该承担的时代使命。

《星火接力》生动记录了一种精神的寻找，这种寻找感人至深。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、中国人的情感是相关联的。书中记述的一个个寻找英烈、送英烈回家的故事，既契合我们的传统理念——落叶归根、魂归故里，又与缅怀先烈、学习英雄、崇敬英雄的情感沟通起来。送英烈回家，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意，更体现了家国大义。正因如此，这些志愿者的故事容易触动读者的共情和共鸣。

书中的故事情节新颖，曲折生动。孙嘉祥，一个获得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的宁波姑娘，生在小康之家，衣食无忧。她为什么会承担起寻找英烈这项工作？作家为我们揭开她真实的寻亲历程。她的外公、爷爷、父亲都当过兵，外公跟她讲过终身的遗憾：抗美援朝战场上，不少牺牲的战士叫什么名字、家在哪里，都没有留下来——这在孙嘉祥心里埋下种子，为烈士寻亲奠定了一个内在的驱动力。这种描写真实可信，打动人心。王援朝有3个父亲的故事，一波

用文学之光照耀青年成长

——评长篇纪实文学《星火接力》

■李朝全

三折，让人潸然泪下。最初，王援朝以为自己的父亲是王波，结果却发现，王福寿是继父，王波也是继父，亲生父亲杜耀亭已经牺牲。这个故事让人唏嘘，从中感受到精神力量的伟大。

这本书难能可贵地体现了青年志愿者的精神。自发为烈士寻亲的人，是无私的。这种志愿精神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，体现了年轻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，值得在全社会大力弘扬。

这部厚重的纪实文学作品，将新时代青年为烈士寻亲的曲折故事与烈士的英勇事迹、烈属的真挚情感交互呈现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。此外，力图通过文字描述还原历史现场，形成几代人的时空对话，书写催人奋进的英雄气概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。读罢这部作品，可以深刻体会到当代青年赓续红色根脉的时代精神，可以生动感受到全社会弘扬英烈精神、传承红色基因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。相信这部情感真挚的纪实文学作品，一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）

“坏爸爸好爸爸”

■郝东红

爸！”秦朗看到爸爸又抬起了卷闸门，着急地大哭起来。

“师傅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们时间了，还把孩子整哭了。”男子一脸歉意。“没事没事。看样子，你家孩子也是今天过生日啊？”秦峰问。

“是呀，我在工地干活，每天起早贪黑。今天儿子过生日，本来提前下班去买了蛋糕，没想到电动车爆胎了。”

“这真是缘分，俩孩子同一天生日。我得抓紧给你修好。我都当‘坏爸爸’了，不能再让你也当‘坏爸爸’。”秦峰嘴上说着话，手里的活没停下，麻利地把新轮胎换上，并调试好。

“真是太好了！你爸是应该多抽点时间陪陪你，他一天到晚只知道赚钱。”

“这是品牌新胎，60元。”秦峰脱下手套说。

“咱说好的给双倍钱，你收120元。”男子掏出两张100元人民币递给秦峰。

“大哥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，孩子就在身边看着呢，我要是收120元，就真成‘坏爸爸’了。”秦峰边开玩笑边拿了上面的一张100元人民币，并从口袋里翻出两张20元人民币找给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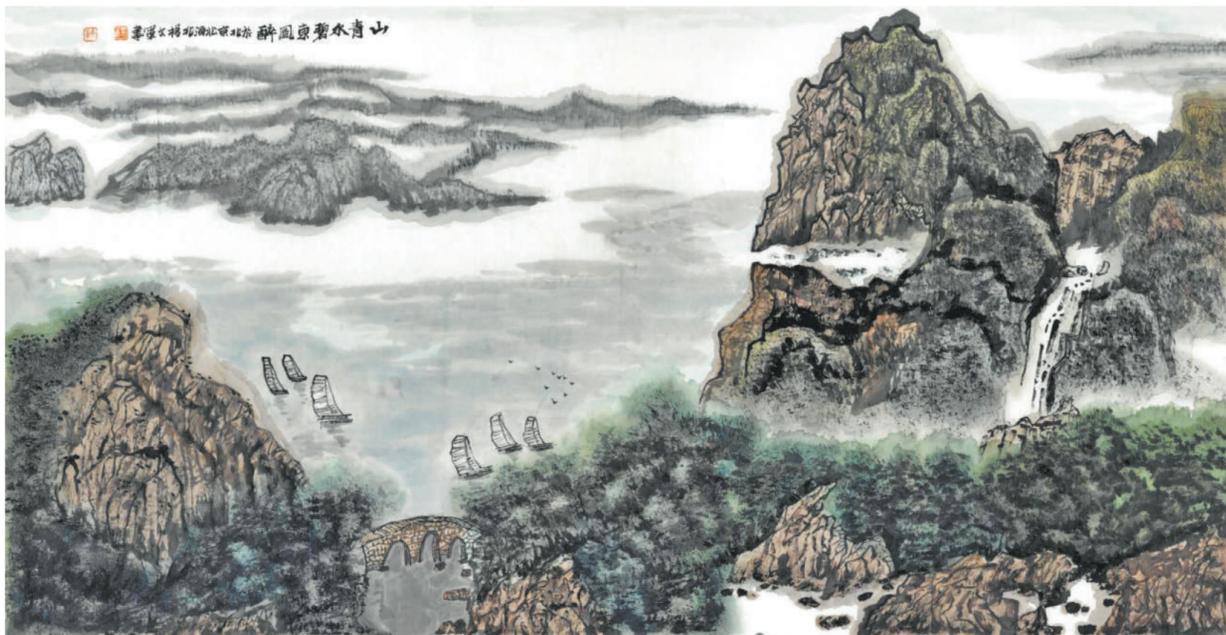
“爸爸，我们迟到很久了吧？快走走吧！”

“别急，离开场还有15分钟，影片前面还有一段广告，我们时间刚刚好。爸爸一会儿给你买一大桶爆米花！”送走男子，秦峰关好卷闸门，用电动车载着秦朗，朝影院方向驶去。秦朗搂着爸爸的腰，高兴地唱起儿歌：“我的好爸爸……”

一瓣心香

我的家乡位于鲁东南的一座小县城。我记事的时候，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经常用孔夫子的话作为为理、做事的根据，这也是我最早接受的价值观教育。上学后，评书、戏曲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夏天夜长，村里人常常三五成群到麦场上纳凉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村里那些口才较好的、有学问的长者，就会表演评书。

“一声直入青云去，多少悲欢起此时。”书说的是古书，戏唱的是地方戏。浸润在慷慨激越、儿女情长的故事中，我对人世间沧桑有了朦胧的理解认识。



山水青碧东风醉(中国画)

杨文军作

故乡的烙印

■宋 鹏

后来，开始流行用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听评书，如《岳飞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，大都是刘兰芳和单田芳两位先生讲的，时间主要集中在12点到13点之间。

那时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听评书。大人们每天干活，无论多忙，都要赶在12点之前回家。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收音机调好频道。有时候，因地里干活走不开没听上评书的，就由听过的人复述给他听。这个复述的角色多半由小孩子来承担，因为小孩子不用下地干活，时间充裕且记忆力好。这时，平日里严肃的大人被评书中的故事情节吸引着，脸上呈现出如孩子一般的虚心和认真。

大人们经常把评书的内容用到日常生活中，比如村子里谁主意多，就被称为

“活诸葛”；谁心眼儿比较多，就被称为“鬼曹操”。小孩子则关心“杨六郎是不是脱险了”，比对语文书上的课文还用心。

林语堂晚年曾说：“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，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，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观看人生的。”家乡人常说：“说书唱戏劝人方。”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我喜欢上评书，如痴如醉。我陆续听了传统的经典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封神榜》等。无论是讲帝王将相、江湖侠士，还是讲才子佳人、神灵鬼怪，结局都是在“无巧不成书”的安排中，好人有善报，恶人有罪果。评书里宣扬的家国情怀、平民意识，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痕迹。评书中的故事，不

仅引发我对文字的兴趣，也使我产生想离开故乡到外边看世界的强烈愿望。